

把汪曾祺当成高邮的地图

去高邮之前，总有个疑问，真有这么多人喜欢汪曾祺这个老头子吗？之前读过一些他的作品，觉得味道“淡”了一些，汪的小说没有悬念迭起的桥段，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，也似乎没有太多让人品味咀嚼的金句。只记得，他作为京剧《沙家浜》的剧作者，留下的朗朗上口的台词。

高邮城，简直就是被时光凝固在了过往里：矮矮的一两层老旧平房蹲伏着，门口慵懒着有个铺面，卖着那些并不畅销的东西，弯弯曲曲的街道慢悠然展开，人是慢慢的，车似乎是没有的，像极了小时候上海市郊集镇的样子。

汪曾祺纪念馆是高邮城的一个异类，青灰色的水泥墙，在低矮的老平房当中显得异常突兀，现代建筑的形制有些狰狞和夸张。走进果然像是类似上海网红书店的造型：挑空结构、跨层空间、悬廊相连，双弧形的窗户，开在厚厚的水泥墙上，把自然光引了进来。

让我欣喜的是纪念馆后面那条“大淖巷”。“大淖”是先生《大淖记事》里的“主角”，先生说“淖”字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，来自于蒙古语，这是一片大水的意思。大淖边上挑夫家的女孩爱上了锡匠家的儿子，故事就在大淖的氤氲水汽中荡开。原本，“大淖巷”已被写成了俗字——“大脑巷”，果然“全县没几个认识这个字”，是在汪先生老年还乡反复要求之下才改成的现名。

发现书里的地名就在现实中，赶紧掏出

书来，拍照打卡。再往东面走，就是澄子河，似乎走了一段上坡。来到了高邮曾经的第一名胜文游台，也是先生的一篇同名游记。

这个地方对当年的他来说，应是个圣地。他写道，文游台前面是澄子河，河上有一道拱桥“桥很高，桥洞很大。走到桥上，上面是天，下面是水，觉得体重变得轻了，有凌空之感”。而我只看到平平的一座几乎没有弧度的桥，架在浅浅的河渠上，无法想象汪先生当年的“凌空之感”。还是按图索骥，

根据散文内容找到了文游台里的盍簪堂、四贤祠，以及被吐槽的《秦邮帖》石刻。

先生写自己的家乡有一种熟稔的淡漠、挑刺的中意、平淡的欢喜：不歌颂，但是也绝不贬低讥刺，拉拉杂杂地把水情土产、前因后果、人物典故、文献传说罗列上一堆，说不出一个所以然，却又感觉说了很多。

于是，整个高邮城就影影绰绰地藏在他那一篇又一篇的散文和小说里，等着陌生人拿着他的书去寻找、搜索，在一步一步的丈量中品味字里行间的味道。我专门画了一张高邮的草图。比如，《昙花、鹤和鬼火》当中李小龙上学的赞化宫，现在是汪曾祺学校；《三圣庵》里“素斋极讲究的善因寺”，在高邮博物馆附近……走着看着，感受物是人非、百年变化。

有心的作家把自己的回忆变成大家的回忆，把一个人的童年变成一座城的童年。☞



沈彬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假装专家，低空观察

先生写自己的家乡有一种熟稔的淡漠、挑刺的中意、平淡的欢喜：